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十一

唐堯帝曰。咨汝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虞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咨垂。汝共工。○咨益。汝作朕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商高宗相傅說。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周成王命微子啓爲上公於宋以奉湯祀。曰。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命周公治洛。曰。公明保予冲子。公

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命君陳代周公監殷頑民于下都曰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

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

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
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
以休于前政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曰。今命爾予翼。作股
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夏暑雨。小民
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
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

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命伯冏爲太僕正
曰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
后德交脩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
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
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
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

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漢光武南定河内而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帝謂恂曰河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粮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寇恂至河内果能勝任

光武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建武元年遣使策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曰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令遣奉車都尉授封爲酇侯食邑萬户

章帝元和二年詔三公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食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

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晉武帝咸寧初命山濤為尚書僕射加侍中手詔戒之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單賤天下便化矣

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置酒謂曰

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政之方。是以相屈

成帝咸康四年冊太傅王導為丞相。曰。維稽古昔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

唐太宗謂左僕射房玄齡曰。卿為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謂吏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宜昇黜不肖。進用賢才。謂戶部尚書唐儉曰。朕情存兆庶。誠

不懈怠宜知其疾苦體其虛實謂工部尚書
杜楚客曰人君欲奇服異器以散府藏當諫
而勿爲也謂鴻臚卿劉善因曰令遠方之人
朝貢不絶來數則煩迎送拒之便絶通和宜
處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欲庶幾唐虞亦欲
卿等齊肩稷契耳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爲王無道則人棄而
不用誠可畏也○貞觀二年以王珪爲侍中
帝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

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群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十六年以魏徵為太子太師時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魏

徵遣傳太子慰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即其義也公雖卧病可擁全之高宗時薛元超拜中書令帝幸洛陽留輔太子監國勑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事關中事務卿悉專之○龍朔二年五月丙申以大司憲竇德玄爲司元太常伯左肅機源直心爲奉常正卿劉祥道正授司刑太常伯守司宰正卿駙馬都尉薛瓘爲司宗正

卿。司刑少常伯侯善業爲守祥刑正卿。蘭臺侍郎弘文館學士上官儀爲西臺侍郎。檢校左相許圉師爲左相。司列少常伯郝處俊爲太子左中護。左中護賀蘭敏之爲左侍極弘文館學士。德玄等所授官並帝自注定。及許圉師等入謝。帝謂曰構大厦者必藉群材。理天下者必資良佐。比來食祿之官多不稱職或遞相朋附。或忘公徇私。庶政未康。咸由於此。我所以就中揀擇。親注此官。宜各用心。勿

踵前弊無令後人嗤失鑒也

玄宗以黄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崔沔吏部侍郎王易等為諸州刺史因勑宰臣曰朕欲妙擇牧宰以崇教化亦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自今已後三省侍郎缺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須求曾任縣令者

憲宗以裴垍同平章事謂垍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卿其勉之

宋太宗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普

舊德爲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爲太保兼侍中。謂之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毋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如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遂拜蒙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神宗以進士范育爲涇陽令。育以養親告歸既而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帝諭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

此朕任御史之意也
孝宗即位召張浚赴行在賜手書曰朕初膺
付托以眇然一身當萬機之煩夙夜祗懼未
知攸濟公爲元老宜輔朕初政公其疾驅副
朕至意浚遂就道至即引見帝改容曰久聞
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四浚言
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
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

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遂以浚為少傅江
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元仁宗延祐六年以御史中丞禿禿合為御史
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
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
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
又諭學士忽都魯兒迷失虞集等曰昔我祖
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
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

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
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
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
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
英宗登極拜住拜平章政事進左丞相帝諭
之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
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
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
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

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
飭幸甚
國朝吳元年五月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
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叅政
蔡哲爲叅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
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
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
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海民

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誘。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非。拓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胷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〇洪武三年六月。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

張温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温先從大將軍
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
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故
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
所向無敵。若乏仁智。雖有勇士百萬。不足恃
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
制勝。以樹勲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
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悍驕恣横之人。雖

能成功卒至敗亡者蓋勇有餘而仁智不足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尒能守此爲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〇洪武四年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

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叅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

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太宗謂吏部尚書蹇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廵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求言

虞舜謂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夏禹即天子位。懸鐘鼓磬鐸鞀（音陶有柄有耳小鼓也）以

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簨簴（樂器所懸橫曰簨植曰簴）曰。教

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

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商太甲謂伊尹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高宗命傅說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

言。予罔聞于行

列國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退朝

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舍之諤諤。是以憂也

漢文帝三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宣帝地節三年九月地震。詔求直言曰。乃者

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
諱有司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
明寇賊爲害強弱相凌元元失所詩云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勅公
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
隱諱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
共掌諫職上疏言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

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邪。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使令作之。然後主事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慊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得失。皆曠然恕

之古人猶不距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
近者孔鼂綦毋和皆掞以輕慢之罪所以皆
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後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十月詔曰朕纂承皇極
照臨萬方思闡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
之音野無自蔽之響疇咨帝載詢及芻蕘自
今已後群公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
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
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

其可否栽而用之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頷下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禆闕失朕豈慮有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武德元年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帝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

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
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平亂
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裨不
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差盡
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
已。豈朕所望哉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
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
遇有同魚水。則可得安天下也。昔漢高祖田

舍翁耳。提三尺劍而定天下。既而規遠流慶子孫。此蓋任得賢人之所致也。後世稱美不容於口。朕雖不明。闕於學問。至乎大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十八年。劉洎遷侍中帝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

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
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時太
宗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至再消復上
書諫御筆爲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
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
恐由玆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
懷以改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天旱手詔京官文武
九品已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又

嘗謂五品已上曰。往日不離膝下。旦夕侍奉。時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詔曰。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冊。令僚陛奏。亦惟舊章。所以下竭其忠。上聞其過。君臣同德。豈不盛歟。公卿已下有能論時政之非。箴朕躬之闕。有益於國。有利於

人。宜盡昌言。以救時獘。朕必當行。終無諱者。
朝廷用一人。擢一職。或有不當。亦任奏論。在
京文武五品已上正負清資官各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一人。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
上封事。宜論得失。無假文言
代宗廣德二年三月。詔曰。為政者宣之使言。
作事者稽之于衆。切於求道。務以從人。將明
目而達聰。亦理煩而去惑。經國之體。庶無闕
焉。文武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時政得失上

封事者。狀出後宜令左右僕射尚書及左右丞御史大夫中丞等於尚書省詳議可否。具狀聞奏。其所上封事除常參官外。有詞理可觀或幹能堪用者。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即任別狀奏聞

德宗興元元年九月。帝謂宰相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艱。宜廣延納。以達衆情。近日朝官諫臣都不陳奏外事。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自今每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人面

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又須精擇諫官。俾極
言無隱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謂宰臣曰。朕近讀貞
觀政要。粗見當時之事。以太宗神武。每有一
事少涉過差。羣臣進諫者往復數四。況朕寡
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得一
二而已

五代周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詔曰。文武班列。親
近臣僚。愛國誠堅。致君心切。茍或聞朕躬之

過失覩時政之否臧無惜敷陳以輔寡昧若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滋多翹佇惟切令後内外臣僚或有所見及有所裨賛可具實封章表以聞或欲面對便仰閤門使非時引見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閤上章不俟次對

太宗嘗謂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宋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顔色嚴毅左右

無敢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温顔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

聖意◯雍熙元年六月丁亥詔求直言曰朕以不敏托於兆人之上夙夜罔敢荒寧賴九

廟儲祥上玄降祐萬務粗治于今九年而數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眇躬祗畏震驚罔敢寧處上天儆戒

必有由焉豈非燭理之所不明賞罰之所未當物情尚多於壅塞政治未洽於和平生民未息於瘡痍獄訟未除於枉撓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淹滯有一于此足敗政經載深御朽之誠思啓納言之路卿等列于有位咸切致君所宜各竭忠規共伸讜議揚朝廷之缺失陳時務之否臧宜罄乃心必期無隱朕將親覽用自儆焉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求直言詔曰朕欽承大

實祗勵小心膺眷佑之無疆荷靈禧之狎至少虧周慎俄有震驚雖曰因人敢忘克己乃榮王元儼宮不謹遺燼遽致延燒昏夕之間撲滅靡及遲明之際士伍駢臻尚賴群心率力盡瘁殿庭連屬不免致焚宮禁回環率皆安堵眷茲藩邸自失於防微仰謝宗祊彌深於省咎亦虞庶務未洽大和或政令乖中或物情有壅期闡讜論以輔眇躬應文武官並許直言當從親覽得聞規益勿悋傾輸

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群臣直言闕失曰朕猥以眇躬纂于洪緒既絕畋遊之好又無臺榭之營十載于茲未嘗暇逸不意掖庭之內火禁非嚴一夕延燔徧於八殿而端門正寢禁帑群司猶免俱焚實繄衆力緬思降儆敢怠省循其令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毋有所隱副朕意焉◯康定元年三月詔中外言闕政曰朕恭承端命撫有多方紹朕前人之明勤經庶政之治居常勵翼罔敢怠荒載惟

眚異之來。深原譴告之自。虔脩應實。所冀協和而乃咎證荐臻。朔風示變。若豐其蔀。方晝而冥。震懼載懷。愆尤焉如。夜盖朕責。躬匪至求。跂尚遺德。刑未協于中。信化未孚于下。緣茲爽戾。再集禨祥。重念景公退熒舍之災。成王起郊禾之偃。曾不旋日。合應自天。寧予眇冲。靡克通感。矧前詔中外。率貢讜言。亦既累旬。未聞獻可。有能究民利病。規朕闕違。述在位之阿私。圖禦邊之方略。朕將裁擇。以副憂勤

○慶曆中。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琦等坐咨訪急務

英宗治平四年。求直言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丕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躬。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懼不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爲沴。迺者大雨。京師廬室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

之来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於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寃賦繇煩苦民有愁歎亡聊之聲以干其順氣歟。不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燋思欲消復大異。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期自新厥路何由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時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脩以輔不逮

神宗熙寧七年。求言詔曰。朕涉道日淺。晻于

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
旱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
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
嗷嗷下民。大命失恃。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
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
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
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
嘉氣之久不效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
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

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
當虛宁以聽其言
孝宗淸燕每訪政事。嘗謂刑部侍郎兼崇政
殿說書汪大猷曰。朕思與卿等款語。知朝政
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
金世宗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
直諫。而無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
又何難也。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

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欲觀之矣。又曰。朕觀唐史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惶愧無以對

國朝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
唐仲實。姚璉者来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来。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
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
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對曰。
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
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
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

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

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

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五倫書卷之十一

五倫書卷之十二

夏禹聞善言則拜○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商成湯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列國魯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

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民誠寒矣天寒而起役恐傷民乎公曰善令罷役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

時也夫德不施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

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

君於後世哉乎公曰善乃罷臺役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

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

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衣發粟以與飢貧者○

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

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顔燭趨進諫曰君樂

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尚有治國者君且安

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説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威王時鄒忌言於王曰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

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言。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

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

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爲絶我遊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

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荊臺令罷先置

梁君獵見白鴈群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之不止鴈群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龔撫矢

曰君止梁君忿然怒曰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襲曰昔齊景公大旱卜曰當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寡人身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鴈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無異於狼虎也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曰幸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漢高祖既入咸陽降秦王子嬰觀宮室帷帳犬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高祖乃還覇上〇相國蕭何以罪繫獄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

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揺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

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爾

文帝時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

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羣臣袁盎

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武帝征和四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

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

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

帝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

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而已

宣帝地節三年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

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置廷
尉平
光武建武中杜詩為南陽太守初禁網尚簡
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
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
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
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
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為無由知覺
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猶假

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帝嘗輕與期門近出衛尉銚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爲執金吾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

自是牧守易代頗簡○二十八年帝大會羣
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帝意皆言太
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
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
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
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
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
傅賜以輜車乘馬

明帝時王望為青州刺史州郡災害百姓窮

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
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粮為
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
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
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
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
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
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蘭臺校書楊終以

爲廣陵楚淮南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
絶域吏民怨曠乃上疏諫書奏帝下其章司
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
邊屯

三國魏文帝時侍中蘇則從行獵槎枉拔失鹿
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
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
方隆堯舜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
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唐太宗即位初務止姦慝風聞諸曹揆與多有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遺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尚書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謂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也帝納之因名文武五品以下謂曰朕欲殺之非是有偏憎惡直欲懲戒不更犯耳裴矩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

或言其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享膏粱則欲民有飽食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聞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哉帝痛自咎責即詔停冊◯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帝責之溫彥博與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帝怒曰朕寘卿等於心腹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臣所

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納諫誠難朕責温彥博王珪今則悔之○貞觀中發卒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言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營宮室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

則戞摩火出乃鐵鑄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工其餘可知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陛下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有理即為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十八年房玄

齡以徵譴歸第諸遂良言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陛下若以為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帝遂召出之○帝又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願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

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撫掌大笑曰誠有是事○太子太師魏徵薨帝謂侍臣曰玄成已沒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治可以興矣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

高宗乾封二年八月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

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帝深然之

睿宗景雲中正月望胡僧婆陁請夜開門然

燈百千炬三日三夜上御延喜門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挺之上疏極諫上納其言而止

玄宗開元元年帝講武新豐姚崇爲同州刺史名詣行在帝歡甚咨天下事亹亹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鋭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

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俾邊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小人之口。臣願此輩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

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
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
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乎下。國家爲
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
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
肅宗至德中。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因有
仰天歎者。司膳員外郎李勉偶過問之。對曰。
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入而上言曰。元惡

未殄遺黠汚者半天下皆欲滌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惡也帝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

德宗興元元年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上疏諫之帝即命去其榜

憲宗元和五年翰林學士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加顯責又

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非舊制不可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辭旨懇切因泣下帝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悟遂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前亟命軍中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言不知此為損我翌日又面賜絳紫衣金魚親為絳擇良笏賜而勉之

宋太祖嘗召處士王昭素問治世對曰莫若愛民問養身曰莫若寡慾帝書其語於屏間

真宗時王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

因奏事忿爭帝名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
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
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
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須且還内來日
取旨明日名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
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
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
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
名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

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

後月餘欽若等皆罷○帝以頻歲旱蝗問翰

林學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發

内藏庫以佐國用則賦寛民不勞矣帝曰朕

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

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内外

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悦迪又

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

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仁宗時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猶未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驚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户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

率拜迎於宣州爲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過其下者稽首流涕
神宗初即位判國子監范純仁勸帝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須陛下圖不見之怨。帝問何謂不見之怨。對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善之。令條古事可為戒者以聞○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左僕射富弼言故事有災變

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而雨轍又上疏請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須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百官上尊號司馬光權知審官院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

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来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詔答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其善為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帝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帝嘗召知制誥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

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
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
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
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
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王安
石執政。帝以久旱。避殿減膳。憂形于色。對朝
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
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
應之。帝曰。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役錢

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安石曰。臣未之聞也。時鄭俠監安上門。因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貿麻𥝗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繪所見爲圖。奏疏上之。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内。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

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派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以俠所進圖示之。安石自不安。遂求去位

哲宗元祐八年。嘗家訪人材於梁燾。燾曰。信道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材。非臣所敢當也。固問之。燾曰。人材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人望者。不幸左右好惡之言以移

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左僕射李綱侍帝論及
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覽章奏至終
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
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
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
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之○紹興元
年中書舍人兼侍講胡安國上時政論二十
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

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卹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卹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吏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寛

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

論入改給事中常被顧問○王十朋諫曰陛

下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

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

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帝用其言嚴鋪金

鋪翠之令取交阯所貢翠羽焚之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

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

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
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
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心不可為矣。
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
熹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黃洽遷右諫
議大夫孝宗時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
在為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
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材任職。

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帝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

理宗時同知樞密院趙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

嘉納之○帝嘗以廣東安撫使崔與之爲參知政事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洪咨夔爲禮部郎中進對謂今日急務在進君子退小人如真德秀魏了翁當聚之于朝帝是其言命咨夔洎王遂同爲監察

御史咨夔又言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袁
韶伉視善類謟附史彌遠愉枝傾危詔奪韶
職罷祠又言今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
備尤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涣然解體以重
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元世祖時竇默為翰林學士嘗與劉秉忠姚樞
劉肅商挺侍世祖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
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
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

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帝將討日本問趙良弼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

之○時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

仁宗以楊朶兒只爲侍御史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

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爲昌平令昌平畿内

劇縣欲以是困納璘孫兒只又言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来者用是為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孫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英宗時拜住進右丞相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

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文宗時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虚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矣帝嘉

納之

國朝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

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

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舉。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興之閏位。乃知秦爲漢閏。隋爲唐閏。元

為國朝之閏亦明矣伏覩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

丕顯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

八百年而巳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

之數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

國祚靈長未有不由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

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反是鑒之往

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脩德

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五倫書卷之十二